



中华学丛书

中华学初论

董君和 著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1018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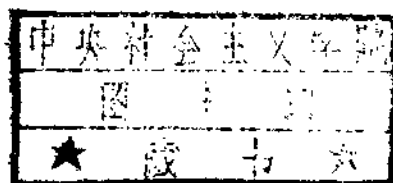
K28
40

中华学初论

萧君和 著



201018111

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1997年·哈尔滨

(黑)新登字第5号

中华学初论

ZHONGHUAXUE CHULUN

萧君和 著

责任编辑:张希玉

封面设计:安振家

责任校对:秦 谦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(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·印张 15.25·字数 360千

1997年12月第1版·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 500

ISBN 7-5316-3302-7/C·74 定价:21.90元

DM74/05
《中华学丛书》顾问

程思远 张岱年 季羨林

《中华学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萧君和

常务副主编：王小明 戢斗勇 陈世学

副主编：王瑞臣 彭 年

编 委：李存山 程喜霖 陈家义 吕 左
罗余才 郑晓江 张 敏 张双成
吴金钟 徐亦亭 朱 洪 姜永兴
姚军毅 刘 琦 罗旗帜 余福智
申家仁 杨雪骋 陈水根 张希玉
梁 昌 阮纪正 黄伟雄 赵新文
张星伍 龙建刚 彭 年 王瑞臣
王小明 陈世学 戢斗勇 萧君和

中华民族繁荣昌盛

程思远

一九九七年一月廿四日

程思远先生给《中华学丛书》的题辞

君和教授先生：

贵书及编委会邀请
函均已奉到。我
公学有专精，勤于著作，
引领希望，实深景仰。
必聘为中华学丛书编
委会顾问，全感
青垂，自当接受，以副
盛意。专函道谢，顺贺
新禧。

程思远

1997年1月27日

大著三卷已收到并致谢

中华学丛书顾问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给中华学丛书主编、本书作者萧君和的信

中华学丛书

序

中华学是我们中国人建立的从宏观的、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角度研究、认识自己国家民族，亦即研究、认识中华及其规律，并且与国外中国学（亦称“汉学”）研究接轨的综合性学科。

孙子云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。为了在 21 世纪里取得振兴中华的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，我们必须更好地研究、认识自己的国家民族、自己的中华。就为适应这种“知己”的要求，我们在得到了一些同志和部分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之后，便筹备出版这套以整本著作为主的《中华学丛书》。

笔者在《中华学初论》一书中说过：“中华学的基本内容大体上有四个部分：第

一个部分是对中华的界定和阐述；第二个部分是对中华内涵的一个方面——中华自然进行研究和阐述；第三个部分是对中华内涵的另外一个方面——中华民族进行探究和阐述；第四个部分是对中华民族和中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产物——中华文化进行探究和阐述。”据此，凡是从宏观的、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角度，对中华、中华自然、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这四个部分的问题，或者说，对中华及其规律进行总体或专题研究和阐述的著作，都在本丛书的选择、收取的范围内。本丛书讲究学术的创新性和综合性，一般知识介绍性通俗读物不予收列。

在这里，我们要特别提出中华学与中国学、中华民族学、国情学、华学、国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。中华学是与中国学等等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兴学科。具体言之，与外国人（主要是欧美和日本人）所建立和研究的中国学（汉学）不同，中华学是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，因而在目的、观点、选择研究对象（或选材）等重要方面都有所不同，属于“自己认识自己”的民族自觉的理性反映。与中华民族学也不同，例如中华学不仅要研究中华民族，还要研究中华自然和中华文化，它的研究范围要比中华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宽泛得多；中华学是综合了地区学科和民族学科的综合性学科，中华民族学则是属于民族学科的学科。中华学与国情学的区别在于：中华学是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中华的，国情学则侧重于从现实的角度研究中华，而且，中华学要把海外华人（世界华人）纳入进来研究，这就超出了我国国情的范围。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华文化，而中华文化只是中华学研究对象（中华实体）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因而中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华学的研究对象。至于国学，正如人们所知道的，它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，因

此，它的研究对象只是中华学研究对象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总之，中华学与中国学等学科是不同的，然而，不论是中国学、中华民族学、国情学，还是华学、国学，都为中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参考。

在《伟大的复兴》一书的序言中，弗兰西斯·培根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时，“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，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……”如同弗兰西斯·培根说的那样，我们也希望人们不要把中华学仅仅看作是一门学问，而要把它“看作是一项事业”，一项伟大的群众事业。中华学之所以是一项伟大的群众事业，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。

从研究中华学的角度看问题。由于中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们的中华及其规律，由于中华学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，涉及到中华这个伟大实体的各个部分，所以，要调动包括哲学、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类型的专家学者，以及一切关心中华的人的积极性来研究它。例如，研究中华自然要调动地理学家、气象学家、地质学家等类专家学者的积极性；研究中华民族要调动民族学家、社会学家、历史学家等类专家学者的积极性；研究中华文化要调动文化学家、考古学家、文艺学家等类专家学者的积极性。显而易见，中华学的研究对象、研究内容决定它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一项伟大的群众事业。

从学习中华学的角度看问题，毛泽东认为：“认清中国的国情，乃是认识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。”江泽民写过关于加强中国近代史和国情教育的信，反复强调国情教育的重要性。有鉴于此，中华学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国家民族情况的某种结晶，就应该作为国情的重要内容让中华儿女认识、掌握。世界上一些国家、地区的高等院校，普遍开授以本国名、本民族

名命名的学问（如“美国学”），以及有关这门学问的课程，让青年学生从宏观上、从总体或整体上认识本国本民族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。我们应该借鉴这些国家的做法，让广大的中华儿女特别是青年学生学习、掌握中华学的研究成果，从总体、整体以及总体与局部的结合上实事求是地看待我们的国家民族，更好地为中华的振兴而奋斗。凡此种种都说明，学习中华学，从宏观上、总体与局部的结合上多角度地认清、掌握我们的国家民族情，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应尽的职责。显然，从学习中华学的角度看问题，中华学也是一项伟大的群众事业。

由于是一项伟大的群众事业，所以，本丛书数量上不封顶，也不设定截止时间；也由于是一项伟大的群众事业，所以，本丛书提倡“十年磨一剑”、“给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精神食粮”的精神，成熟一本，出版一本，不追求“批套生产”、“轰动效应”。

但愿建立中华学、出版《中华学丛书》，倡导中华学的研究与学习，既是这项伟大群众事业的一个良好开端，又是推动中华腾飞的一种新的力量。

诚望更多的有识之士，进入研究、学习中华学的行列，为中华的振兴而奉献智慧、力量！

是所望焉。谨序。

萧君和

1996年7月21日于佛山大学

序 言

每部书稿写完后，我都按这样的“程序”办事：花上几天时间，把书稿校读一遍，将需要修改的地方修改修改，然后沉下心来写序言。通过写序言，把漏写的东西补充进来；通过写序言，把需要强调的地方加以强调；通过写序言，把未尽之意尽量表达一下。这本《中华学初论》写完后也是如此：校读完毕，修改完毕，该写序言了。那么，在这篇序言中，要写些什么呢？

前些年，为了发掘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，探寻中华民族的灵魂，我写作并出版了《华魂论》。在写作《华魂论》的基础上，我通过进一步的研究，得出了以下主要思路：

1. 美国人从爱默生、哈佛大学开始，建立了“美国学”，我们中国人也应该建立

类似的以自己国家、民族命名的科学、学问；

2. 从科学理性上认识自己国家民族，对于该国家民族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，因此，我们应该建立从科学理性上研究和认识我们国家民族，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理性反映的科学、学问；

3. 实践说明，只有站在一定的高度上，才能有效地认识和把握事物，因此，我们应该建立站在一定高度上，从宏观的、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角度认识和把握我们国家民族的科学、学问，使中华儿女通过对它的学习，能够更好地“胸怀祖国”、“胸怀中华民族”；

4. 当今世界非常重视将人和自然结合起来考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，因此，我们应该建立将中华范围内的自然界（即“中华自然”）与中华范围内的人（即“中华民族”）结合起来研究的，使我们的中华能够持续发展的科学、学问；

5. 中华是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伟大实体，因此，应该建立不同于国学（研究我国古代的学问）的，既研究中华历史形态，又研究中华现实形态的科学、学问。

根据上述思路，我提出了“建立中华学”的主张，写出了《中华学初论》。下面，且围绕“建立中华学”的主张和《中华学初论》，谈几点看法。

（一）为什么要提出建立中华学、研究中华学的问题。不少专家学者都这样认为：今天，全世界的国家都在更加着力研究自己，无论如何，我们更应当研究中国。研究她的成功，也研究她的失败；研究她的快乐，也研究她的痛苦。我赞成这种观点。像“全世界的国家都在更加着力研究自己”一样，我们中国也应当“更加着力研究自己”，应当着力研究中国。顺着

“全世界的国家都在更加着力研究自己”这句话所指示的方向，我们注意到，为了适应“着力研究自己”的需要，许多国家建立了以自己国家、民族名字命名的科学、学问，开展了相应的研究。例如，美国为了研究自己，建立了“美国学”，开展了“美国学”研究；日本为了研究自己，建立了“日本学”研究体系，推动着日本学研究。我们中国、我们中华民族认识到了研究自己的重要性，就应该像美国、日本等许多国家那样，建立以自己国家、民族名字命名的科学、学问，开展相应的研究，亦即建立中华学，开展中华学研究。就是这么一种考虑，促使我提出建立中华学、研究中华学的问题。

(二) 中华学可以产生于中国，中国学术界也可以设立中华学这门学科。有过这么一种看法：“对于各国学术界来说，都是对本国历史及现状的各个方面研究得最深入细致，其分科也最为精细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以本国名冠统冠以‘某国学’，而对外国的研究则不可能像对本国研究得那样深入细致，因此才可以笼统地称为‘某国学’。”持这种看法的人还具体地认为：“‘中国学’一词（Sinology，旧译‘汉学’，源自日本对中国学问的称谓）就不可能产生于中国，中国学术界也不可能设立中国学这门学科”，“同理，‘日本学’一词不会产生于日本，‘亚洲学’一词不可能产生于亚洲，而到欧洲去寻找作为一门学科的欧洲学也注定是徒劳的”^①。这种看法是一种很有普遍性的看法。大概就是因为有这么一种很具普遍性的看法存在，尽管许多国家有以认识自己国家、民族为目标，并且冠以本国国名的学科、学问，我们中国也没有出现以认识自己国家、民

① 刘立群《欧洲学刍议》，《欧洲》1995年第4期。

族为目标，并且冠以我国国名的学科、学问。然而，这种很有普遍性的看法并不科学，也不符合事实。

第一、从研究对象出发看问题。科学学的研究告诉我们，客观世界是有结构、系统和层次的。研究每一层次事物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，就形成相应的科学或学科^①。据此，我们注意到作为客观世界一部分的中华也是有结构、系统和层次的，研究中华的每一层次事物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，就形成关于中华的相应的科学或学科。事实正是如此，由于中华的结构里有许多不同的系统和层次，所以，有许多以不同系统和层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或学科，乃至分科已经非常精细。可是，分科再精细，也不会否定中华学的存在。因为正如“客观世界的整体是一个大系统、总系统、最高系统，它在层次结构中居于最上层次、最高层次。整体客观世界有它整体的矛盾性质，整体的运动规律”^②，因此，有与它相对应的以它“整体的矛盾性质，整体的运动规律”为研究对象的科学（辩证唯物主义哲学）一样，中华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个大系统、总系统，它在中华的层次结构中居于最上层次、最高层次，它“有它整体的矛盾性质，整体的运动规律”，正因为如此，就应该也可以有与中华整体这个“大系统、总系统”（亦即中华层次结构中的最上层次、最高层次）相对应的，以它“整体的矛盾性质，整体的运动规律”为研究对象的科学、学科，这科学、学科就是中华学。

第二、从研究角度出发看问题。与“研究不同层次的事物

① ② 何仲秀主编《科学学纲要》，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30-34页。

(或事物的不同层次)会形成不同的学科、科学这一点相联系,存在着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来看问题的学科、科学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就是从总的角度、宏观的角度研究客观世界的学科、科学。各种具体的科学如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、文学、社会学等等,则是从部分的局部的角度、中观或微观的角度研究客观世界的学科、科学。譬如说,生物是客观世界中的一个部分、局部,生物学就是以客观世界中的部分、局部为研究角度的科学。

当然,研究角度的划分也是相对的。对于不同层次的事物,不同的学科既可以从总的角度看问题的结果,也可以是从部分、局部的角度看问题的结果。譬如说,对于哲学来说,生物学是从客观世界的一个部分、局部的角度出发,来研究问题的科学。可对于植物学、动物学、微生物学、动物解剖学这类学科来说,生物学又是从总的角度、宏观的角度研究问题的科学。

基于以上认识,我们就要说,尽管对我国历史、现状的各个方面研究已经非常深入细致,分科也很精细了,可是,中华学的建立也是应该和可以的。因为在关于中华的学科分类体系中,中华学是从总体的角度、宏观的角度对中华进行研究,其他的关于中华的学科、科学,如中国自然地理学、中华民族学、中国文化学、中国历史、现代汉语、古代汉语、中国古典文学等等,则是从部分、局部的角度;中观、微观的角度对中华进行研究。任何一种研究角度及其相应的学科、科学都有它的存在价值,都不能随便否定。正因为如此,从总体、宏观角度(以及从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角度)对中华进行研究是应该而且可以的,建立相应的学科、科学——中华学也是应该和可

以的。并且，是有先例可循的。美国学就是“从宏观上研究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性学科”^①。

第三、以事实为依据看问题。以国名、地区名命名的学科、科学，也并不是不能产生于本国、本地区。美国学就是产生于美国的学科、科学。为说明问题，我们先回顾一下美国学产生、发展的历史过程。

美国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1837 年爱默生发表的《美国学者》一文。该文被誉为美国知识界的“独立宣言”。一个世纪以后，爱默生的母校——哈佛大学率先设立《美国文明史》这一跨学科的专业。随后，耶鲁大学、宾夕法尼亚大学、芝加哥大学、乔治·华盛顿大学等高等院校竞相效尤，“美国学”正式诞生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关于“民族熔炉”和多元文化、文明与文化的关系的讨论为“美国学”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。毕尔德夫妇合著的《美国文明的崛起》（1927）、帕灵顿的 3 卷本《美国思想界的主流》（1927~1930）以及门肯、布鲁克斯、卡津等人关于美国文学的论著则为美国学的问世铺平了道路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学术界对于“美利坚性格”的研究在有关部门的赞助下，取得了较大进展。1942 年，玛格丽特·米德发表《时刻准备着：一个人类学家眼里的美利坚》的著述，开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民族性格的先河。降至 20 世纪中期，美国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美国学方面的课程，

① 张光忠主编《社会科学学科辞典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0 年版，第 1042 页。

并逐步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^①。

通过对美国学产生、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回顾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美国学从渊源到确立到发展为“显学”，都是美国学者自己推动的，都是美国学者自己的功劳。显而易见，正是美国学者建立了、发展了以本国国名命名的学科、科学。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，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以本国名冠以‘某国学’”之说是不要当的以偏概全的说法。

综合上述诸点，我们认为，不管是从研究对象出发看问题，还是从研究角度出发看问题，抑或是以事实为依据看问题，那种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以本国名冠以‘某国学’”的说法都是片面之说。我们应该摒弃这一片面之说，大胆地建立以认识自己国家、民族为目标，并且冠以我国国名（为与外国人建立的“中国学”相区别，则冠以“中华”名）的学科、科学，进而表明“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”（鲁迅《马上支日记》）的时代已成过去。中华学就是可以产生于我们中国，中国学术界就是可以设立中华学这门学科！

（三）在《华魂论》三卷里，我把研究对象中华民族灵魂以及它的组成部分——中华民族精神、中华民族凝聚力、中华民族大一统，分别看作是特定的“个别事物”，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它们称之为“实体”。按照这一思维习惯，我探究中华时，也将它视为一个“个别事物”，一个“实体”。而事实上，中华也是一个个别的与其他事物不同的事物，也是一个实

① 张光忠主编《社会科学学科辞典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1042～1043页。